

青瑣高議

青琐高议

一
三 函
册

北京市中国书店印行

定价：三十元

青瑣高議別集目錄

卷之一

西池春遊

侯生春遊
遇狐怪

卷之二

譚意歌

記英奴才
華秀色

卷之三

越娘記

夢託楊舜
俞改葬

卷之四

張浩

花下與李
氏結婚

王榭

風濤飄入
鳥衣國

新增

卷之五

蔣道

蔣道不掘
蔣渥骨

骨偶記

勝金死後
嫁宋郎

新增

董邁

夜行山寺
聞狐精

張華相公

用華表
松驗狐精

潭怪錄

道士符召
溺死人

卷之六

頓悟師

遇異僧頓
悟生死

成明師

因渡船悟
道坐化

大眼師

用秘法師
悟異類

自在師

與邑尉敷
成妙法

用城記

記像圓清
坐化詩

卷之七

馬輔

登第應夢
乘龍蛇

楚王門客

劉大方夢
為門客

盧載

登第夢削
髮為僧

異夢記

敬翔與朱
溫解夢

青瑣高議別集目錄

青瑣高議別集卷第一

西池春遊

侯生春遊
遇狐怪

侯誠叔潭州人久寓都下惟以筆耕自給嘉佑年有都官與生有世契誠叔得底身百司復從巨位出鎮獲補右武乃授臨江軍市征是時年二十八歲尙未婚雖媒妁通好猶未諧一日友人約遊西池於時小雨初霽清無纖塵水面翠光花梢紅粉望外樓臺疑中簫管春意和煦思生其閒誠叔與友肩摩迤邐步長橋遠懷一婦人從小青衣獨遊池西舉蒙首望焉其容甚冶誠叔亦不致念翌日又同友人遊焉步至橋中前婦人復於故處誠叔默念池西遊人多不往彼婦人獨步而望固可疑將往從之逼友人弗克如意日西傾將出池門小青衣呼誠叔云主婦遺子書誠叔急懷之以歸視之乃詩一首也詩云

人間春色多三月

池上風光直萬金

幸有桃源歸去路

如何才子不相尋

復云後日相見於舊地誠叔愛其詩但字體柔弱若五七
歲小童所書又如期而往遇於池畔誠叔偷視乃西子之
豔麗飛燕之腰肢笑語輕巧顧視誠叔與之攜手池上
復遊西岸誠叔問其姓則云妾姓獨孤家居都北異日欲
邀君子相過迤邐又還池西而步復以書一封投誠書云
今日有中表親姻約於池上不得款邀其餘更俟他日誠
叔歸視其書亦詩也詩曰

幾回獨步碧波西

自是尋君去路迷

妾已有情君有意

相攜同步入桃溪

後日復北相遇乃去翌日大風雨稍霽誠叔稅騎去去泥
濘尤甚池門闔關無人誠叔意思索寞將回有人呼生回

顧乃向青衣女曰今日泥雨道遠不通車騎有詩與君觀之卽詩也詩曰

春光入水到底碧

野色隨人是處同

不得殷勤頻問妾

吾家祇住杏園東

青衣尋去不復有異日之約生戀戀他日復遊杏不可見雲平天晚生意愈不足乃回將出池門向青衣復遣誠叔書云妾住桃溪杏圃之間花時爛漫無足可愛或風月佳夕弟妹燕集未始不傾夙結相思與郎遇逼父母兄弟隣里莫得如意異日君出都門當遂扳對弛皆一侍者通道委曲青衣曰君某日出酸棗門西北去有名園景物異處乃我家也我至日以俟君於柳陰之下生如期往焉出都門數里果見青衣同行十餘里青衣指一處花木茂甚青衣邀生入於其中乃酒肆青衣與生共飲青衣曰君且待

之娘子以父母兄弟又與朱官家比隣晝不可至君宜待
夜生與青衣徐徐飲以俟夜已而頽陽西下居人合戶青
衣乃引誠叔往焉高門大第回廊四合若王公家生入一
曲室盃皿交輝寶蠟並燃簾垂珠線幕捲輕紅生情意恍
惚與姬對飲姬云郊野幽窟不意君子惠然見臨妾居侍
下兄弟衆多村西善隣未諧良聚今日父母遠遊經月方
回兄弟赴親吉席今日之會乃天賜之也命小僮舞以侑
酒少選青衣報云王夫人來矣笑迎夫人曰雖處隣里不
相見久矣夫人曰知子今日花燭我乃助喜耳生起揖之
夫人亦躬歛謝生三人共集水陸並集夜將半王夫人云
日月易得會聚尤難玉漏催曉金雞司晨笑語從容更俟
他日王夫人乃辭去生乃與姬就枕燈火如晝錦屏雙接
玉枕相挨文綢並寢帳紗透燭光彩動人姬肌滑骨秀目

麗異香錦衾下覆明玉生不意今日得此雖巫山華胥不足道也生因詢王夫人何人也而姿色秀美如此姬曰彼帝王家也生驚曰安得居此姬曰今未可道他日子自知之耳是夜各盡所懷不久鐘敲殘月雞唱寒村姬起謂生曰郎且回恐兄弟歸隣里起郎且不得歸矣不惟辱於郎且不利於妾君不忘菲薄異日再得侍几席生曰後會可期也姬曰當令青衣往告姬送生出門生回顧見姬倚門風袂泛泛宛若神仙中人生愈惑百步十顧生猶望焉生歸數日心益惑亂自疑豈其妖也所可驗臂粉仍存香在懷抱後踰月無耗生乃復至相遇之地都迷舊路但民園圃相接翠陰環合乃詢人曰此有獨孤氏居卒皆莫有知者有老叟坐柳陰下抱簑笠生往叩之且道向所遇之實叟曰此妖怪爾生驚叟曰事雖驚異亦不至害人可席地

吾將告子叟云此有隋將獨孤將軍之墓卽不知果是否下有羣狐所聚西去百步有王夫人墓乃梁高祖子之妻耳生覆叟曰彼何知其爲怪也叟云向三十年前吾聞此怪多爲人妻夫主至有三十載情意深密人或負之亦能報人生曰此怪獨孤之鬼乎叟曰非也獨孤死已數百年安得鬼此乃羣狐耳吾今九十歲矣所見狐之爲怪多矣今若此狐能幻惑年少向一田家子年少身姿雅美彼狐與之偶踰歲生一子歸田家夜則乳其子晝則隱去後家人惡之伺其便以刃傷其足乃不復來叟以手撫生背曰子聽之子若不能忘情與之久相遇則已子若中變卽不測雖不能賊子之命亦有後患耳生曰彼狐也以情而愛人安能爲患叟曰此狐吾見之莫知其幾百歲也智意過人逆知先事有耕者耕壞塚見老狐凭腐棺而觀書耕者

擊之而奪其書字皆不可識經日復失之不知其何書此
狐善吟詩能歌唱伎藝靡不能者子過厚彼亦依於人也
但恐子棄遺卽報子矣吾見茲怪已七八十年矣不知吾
未生之前爲怪又不可知也叟亦扶杖而歸生亦歸所居
生日夜思慕其顏色欲再見之有如饑渴時方盛熱生出
息於廳廊下猛見青衣復攜書至生遽起啟封而觀焉乃
一詩也其詞云

聯違經月音書斷

君問田翁盡得因

沽酒暗思前古事

鄭生的是賦情人

生見青衣慧麗顏色亦甚佳乃云隨我至室意將爲詩謝
姬青衣旣入室生則強之青衣拒曰非敢僭也但娘子性
不可犯如此妾當死矣豈可順君子之意因一懽而巧言
百端生固不聽青衣弱力不能拒生久之乃去出門謝生

曰辱君子愛慕非敢惜也第恐此後不見郎也揮淚而去
復回謂生曰郎某日至某園中北有高陵叢墓處子必見
姬也生至日至其所約之處聞不見人時盛暑生乃卧木
陰下熟寐旣起則日沉天暗宿鳥投林輕風微發暮色四
起驚喧欲回念都門已閉俄有人出於林後生視之乃姬
也且喜且問君何捨我久乎姬至一處云此妾之別第也
攜生同往姬謝云妾之醜惡君已盡知不敢自匿故圖再
見姬俯首愧謝玉軟花羞鸞柔鳳倦生爲之愴然曰大丈夫
生當眠烟卧月占柳憐花眼前長有奇花手內且將醇
酎則吾無憂矣於是高燭促席酌玉醴獻酬吐盟辭固遠
挽松筠近祝神鬼是後與姬晝燕夜寐凡十日姬云君且
歸數日妾亦從君遊君爲擇一深院清潔比屋無異類蓋
君子居必擇隣是夜又置酒不久侍者報云夫人至生益

喜三人共坐生詢云夫人何故居此夫人愁慘吁嗟久方
曰妾非今世人妾朱高祖中子之婦也妾婦人高祖掠地
見妾得爲婦生曰某長觀五代史高祖事醜史之疑也實
有之夫人容貌愈愧若無所容久方曰高祖之醜聲傳千
古至於今日妾一人安能獨諱之妾自入宮最承顧遇妾
深抗拒以全端潔高祖性若狼虎順則偷生逆則速死高
祖自言我一日不殺數人則吾目昏思睡體倦若病高祖
病妾侍帝高祖指妾云其玉璽吾氣纔絕汝急取之與夫
作取家人勿與之友生逆物吾誓勿與時友生婦屏外竊
聽歸報友生云大家已將傳國璽與五新婦我等受禍非
晚也翌日友生攜白刃上殿時帝合目偃卧妾急呼帝云
友生將不利於陛下帝遽起帝亦常致刀於床首時求之
不獲不知何人竊之也帝甚急以銀餅擲友生不中帝罵

曰爾與吾父子輒敢爲大逆也吾死子亦亡矣帝云吾殺此賊不早故有今日之禍友生母曰我子乃以緩步遲爾急逐帝帝大呼求救遶柱而走時帝被單友生逆斬帝腹腸胃俱墮地帝口含血噴友生盈面友生乃退帝自以腸胃內腹中久方仆地友生爲血所噀神色都喪乃下殿呼其兵宮中大亂高祖惟用紫褥裹之友生殺君父死如此友生非天地之所容也吁高祖本巢賊之餘黨不識禮禮口度宮闔口濁亂口自貽大禍今日思之亦陰報也妾親見逼唐昭宗遷都皇后乳房方數日照宗親爲詔請高祖高祖不從昭宗竟行帝所爲他皆類此侍兒進曰異代事言之令人忿恨乃作樂縱酒夜半王夫人去及曉生乃歸姬復曰子急試第我將往焉生幽居數日姬先來姬裝囊最厚生煖愈溫生久寓都輦至起官費用皆姬囊中物姬隨

生之官治家嚴肅不喜揉雜遇奴婢亦有禮法接親族俱有恩愛暇日論議生有不直姬必折之生所謂爲必出姬口雖毫髮必詢於姬所爲無異於人但不見姬理髮組縫裳姬天未明則整髮結髻人未嘗見三牲五味茶果姬皆食惟不味野物飲亦不過數盃以小戶他皆無所異姬凡適生子不數日輒失之前後七年生甫補官都下有故遊相國遇建龍孫道士驚曰生面異乎常人生曰君何以言也孫曰凡人之相皆本二儀之正氣高厚之覆載今子之形正爲邪奪陽爲陰侵體之微弱唇根浮黑面青而不瑩形衰而靡壯君必爲妖孽所惑子若隱默不覺乎非必至於死也人之所以異於人者善知性命之重禮義之尊今子幻惑異物非知性命者也惑此邪妖非尊禮義者也吾將見子尸卧於空郊矣生聞其論甚懼但諾以他事不

言其實生歸意思不足姬詰之生對以道士之言姬笑曰妖道士之言烏足信也我以君思我甚厚不能拒君故子情削姬出囊中藥令生服後月餘復見孫道士孫驚曰子今日之容氣清形峻又可怪也生答以服姬之劑若此孫云妖惑人也吾子不知也生一日告姬云吾欲售一嬖妾足以代子之勞姬不唯生請甚堅姬曰先青衣子嘗犯之吾已逐之海外子若售妾吾亦害之由是生乃止生有舅家南陽甚富不與會十餘年生欲往謁之乃別姬云吾往不過踰月子但端居掩戶姬淚別生曰子慎無見新而忘故重利而遺義生至鄧舅極喜南陽太守乃生之主人生見之太守云子久待闕都下吾此正乏一官令子補填之太守乃飛章申請舅暇日詢曰汝娶未生答云已娶矣何氏族姓生則顧舅而言他舅亦疑矣他日會其妻詰生生